

東坡集

二十四五



漢書門			
一	〇	二	二
二	七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一	〇	二	二
二	七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22	
冊數	12 ( 7 )		
函號	函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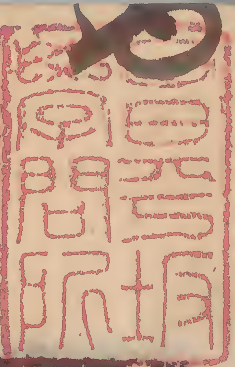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淺草文庫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



Handwritten characters at the top left of the page.



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  
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  
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  
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叙一首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  
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  
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  
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  
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

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  
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  
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  
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  
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  
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  
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  
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  
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  
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



東坡集二十四  
五  
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為  
同年友眾以為宜為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叙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  
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  
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  
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阜隸皆插花以從觀  
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  
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  
賦下至怪竒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

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  
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  
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  
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  
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憊迂闊舉  
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  
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  
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推  
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為公紀之  
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東坡集二十四  
三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偽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

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疇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叙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



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事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

妾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一首

晉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



東坡集卷之四  
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  
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  
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  
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  
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  
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  
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  
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  
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  
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  
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  
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



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

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竒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郤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



守而卻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鳧繹先生詩集叙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

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



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  
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亮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一首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  
不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 吾宋之盛始於鄉舉  
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  
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  
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  
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  
氣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

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  
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  
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  
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  
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為斯文  
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  
昔所上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  
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

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



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叙一首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瘖瘡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以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守守復更不用諸藥連

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日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入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



東坡集三十四  
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

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大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東坡集卷之四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  
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  
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  
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  
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  
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  
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  
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  
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

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  
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  
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  
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  
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  
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  
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  
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  
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  
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



東坡集卷之二十四  
三  
後漢  
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  
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  
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  
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  
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  
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  
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成  
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  
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  
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

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慶曆三年軾始搃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  
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  
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  
生日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  
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  
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  
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  
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



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  
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  
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  
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  
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叙又十  
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  
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詞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  
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  
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  
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  
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  
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  
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  
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  
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攷其平生所為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



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  
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  
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  
二十一日

居士集叙一首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揚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  
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  
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  
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  
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  
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東坡集二十四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揚墨  
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  
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  
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  
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  
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  
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

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  
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  
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  
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  
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  
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  
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  
使之歐陽子没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  
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 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



東坡集二十四  
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  
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  
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  
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  
自謂六一居士云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  
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  
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  
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  
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  
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  
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



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揚薦字說一首

揚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己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

者爲煖也若直曰飽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子欲揚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為之字揚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智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不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為也將有  
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  
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  
也先生之意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表狀三十三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昨奉 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  
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  
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  
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  
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  
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  
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欲



東坡集卷二十一  
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消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  
擎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  
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  
過如此雖云踈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過 皇帝陛下  
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  
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認至恩益堅素  
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  
爲臣之報國臣無任

徐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

恩深厚撫已兢慙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  
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  
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  
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旣  
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  
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  
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  
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  
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  
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臣無任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踈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中謝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踈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爾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

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况其賦調又飲食其飢寒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



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  
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  
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  
乂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  
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  
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  
凜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  
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  
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二十日到任  
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  
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中謝伏念臣性資  
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踈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  
而臣獨無寸長荷 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  
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  
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  
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授顧  
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群  
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



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一首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臣已於今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摺

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麀麂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



東坡集卷之三十五  
五  
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  
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  
弃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  
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準淮南轉運司牒奉  
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  
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折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  
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  
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尚

書刑部牒奉 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  
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 聖主所以廣恩  
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 中謝伏念臣早蒙殊  
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  
能以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  
其不職夫豈勝誅况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  
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隣近一  
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姦常懷此志  
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  
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



之畧刻退思所自為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  
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  
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  
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  
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臣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  
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  
弃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

涕

中謝

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  
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  
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  
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寃未定夢游  
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矢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  
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  
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記錄  
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  
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官而修典刑百  
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



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  
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  
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  
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  
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餘生  
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  
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  
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

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  
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  
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  
弃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  
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覲之心但  
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  
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  
費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  
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  
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



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  
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  
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  
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  
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  
一十七人亦蒙 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  
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  
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  
竒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  
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

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  
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  
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  
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  
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惟  
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  
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



二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  
 即便安祗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  
 本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  
 恩未報有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  
 地收莫景於桑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  
 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  
 管蒞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  
 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  
 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  
 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  
 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  
 移之愚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沂泐萬里偶脫命  
 於江潭豈謂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  
 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  
 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剗肝尚未知其死所臣  
 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 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  
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  
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  
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  
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  
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  
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  
冤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

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  
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  
驟及非才恭惟 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  
陛下起臣於散官永弃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臣  
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 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  
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  
臣愚忝所克承當中謝臣所領州下臨漲海人淳事簡  
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扶杖爭來馬前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識知恭聞  
聖母至明而慈 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人皆涕  
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則可  
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其  
責或能推廣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  
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荅聖  
知下慰民願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  
行堯舜之仁勤邦儉家永爲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  
故得萬國之歡心豈煩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  
知奉法不敢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

右軾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  
人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踈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  
毫之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願回虛授之恩庶免素  
餐之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  
所東西况兹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  
褊狃賦命竒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



天下之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  
今者出於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寬  
未返若驟膺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  
必有鬼責伏望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  
之心知其實出於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  
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  
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右臣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  
念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

省半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酬恩私而才無他  
長職有常守出入禁闈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  
取今又冒榮直授躡衆驟遷非次之陞旣難以處不  
試而用尤非所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  
不敢祇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  
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  
至榮豈平生之所望中謝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  
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



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  
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  
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  
恬不知恠習爲故常 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  
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  
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迨直閣之  
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  
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棟  
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

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  
道仰天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 先朝  
之知實無左右之助弃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  
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  
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  
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  
訓詞之重士論所榮 中謝 臣聞有言逆心此古人所  
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



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雖竄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衰抱弓劔以長號分簪履之永弁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為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閒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

而事君夷嶮不同則必見危而授命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右臣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少有此比非高才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不迨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 聖慈察臣至誠非苟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者奏乞詞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



而臣至愚尚守所見再傾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學問荒唐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薪之誚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伏望 聖慈亮其悃悞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書春温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

親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糜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旣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踈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臣無任



嘉 又

右臣今日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飡之愧懇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坐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初何云補遽辱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



昂晚節砥礪初心雖洪造之難酬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愧交中伏念臣本以踈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患望絕搢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恢復祖宗之舊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渡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駟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摠攬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遺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



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罽帶一條金渡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笥榮動搢紳左駮在廷光生徒馭德不稱物愧無所容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鷓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寶老氏之慈儉而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踈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弃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



東坡集卷之二十五  
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  
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辭免侍讀狀一首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  
者入侍適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擿章句實以仰備顧  
問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況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  
又加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 聖慈察其誠  
心追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踈老

復加於謇訥官聯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莫  
知所措 中謝 伏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敬日

躋豈群臣之可望非張禹寬中之篤學無量懷素之  
懿文則何以奉天子五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  
臣愚暗何與選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卓然生知  
附以好學方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  
並陳悉洞照其情偽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  
衰病而無求庶可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駑  
臣敢不温故知新粗辨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  
日之忠臣無任



又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  
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循非  
稱愧汗交懷中謝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為職考  
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  
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思  
深長德業久大受 先帝投艱之託為神孫經遠之  
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  
效莫若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  
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

報畢微生於盡瘁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 御書表一首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  
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罕上尊霽若雲天之澤寶章  
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中謝伏念  
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竒已老江湖之上餘  
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幸相榮  
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  
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  
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  
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  
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  
常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  
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  
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已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  
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

下遂踈愚之性臣無任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